

馬來西亞大選後的政局

羅石圃

由多元民族組成的大馬聯邦，經過共黨處心積慮的挑撥，每逢大選，都是種族爭端的高潮，尤其第三屆大選所造成的華巫兩族流血衝突，幾使全國陷于癱瘓，其恐怖情況，馬人記憶猶新，對大選難免談虎色變，然而在今年七月八日的第五屆大選，不僅競選期間平靜無波，且選舉結果，又是執政黨大獲全勝。這是否表示種族敏感已經消除？馬共已無法利用「民族解放」鬥爭作為掩體？從選民投票與新政府政策的趨向，不難尋求對上列問題的答案。

一 改制與執政黨的嬗變

馬來西亞，為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於一九五七年脫離英國而獨立，最初的國號為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版圖包括馬來半島的十一州——即今日所稱的西馬，以吉隆坡為首都，至一九六三年，位於婆羅洲的沙巴、沙撈越及新加坡加入聯邦，遂改國號為馬來西亞聯邦——簡稱大馬，兩年後新加坡退出，國號仍為馬來西亞，將砂、沙兩州稱為東馬，其屬土共有十三州。

在政治制度上，以由各州蘇丹輪流擔任的皇上為聯邦象徵的最高元首，由閣揆負責實際行政責任，憲法規定聯邦設上下兩議院，上院五十八名議員，其中廿六名由十三州州議會推選，每州各選二名；另卅二名由元首委任。下議院議員一百五十四名，由十三州及聯邦直轄區按人口比例，經公民投票產生，按憲法規定，在大選中贏得下議院過半數議席的政黨，即可依法組閣，以黨魁為當然的內閣總理。各州設州議會，其議員於選舉聯邦下院議員時，由各州公民同時投票選出，亦由多數黨組州政府，以首席部長為州政府長官，每隔五年的大選，便是選舉下議院及州議會的議員。

基於政黨政治的要求，馬來西亞自立國以來，便是政黨林立，主要的，有華人組成的「馬華公會」，馬人（即巫人）組成的「馬來全國統一組織」（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簡稱「巫統」（UMNO），以及代表印度人的「馬來亞印國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此三黨即代表馬來亞三大民族居民與英方進行談判，至自治期間，乃進一步結成「華、巫、印三黨聯盟」，代表三族人民執政，其後經過三屆大選，均獲蟬聯，惟以一九六九年第三屆大選期間，華巫兩族的在野政黨都是異軍突起，使「聯盟」喪失選票甚多，雖仍能蟬聯執政，但大選餘波所造成的華巫兩族流血衝突，幾使政府

以至工商機構都陷於癱瘓之中，以致不得不擴大執政黨聯盟的陣營。

一九七三年，在大馬故總理拉薩克的悉心策劃下，將執政黨在原有的三黨聯盟而外，又納入了「泛馬回教黨」、「民政黨」、「人民進步黨」、「砂勝越保守土著聯合黨」、「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等八大政黨，共同執政，將先前的「聯盟」改名為「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以此龐大的執政黨聲勢參加一九七四年的第四屆大選，遂贏得了所謂山崩式的壓倒性勝利^①。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國民陣線」又接納了「砂勝越國民黨」、「沙巴人民團結黨」、「砂巴統一機構」等三黨加盟，在陣容上便更加擴大而成爲擁有十大政黨，可見本屆大選的蟬聯執政，乃屬勢所必然。

二 大選前黨爭所造成的險象

不過在今年大選之前，「國民陣線」內部所興起的波濤，可謂險象環生。主要的，是「回教黨」不守「國陣」黨紀，在吉蘭丹州與風作浪，發動羣衆示威要求解散州議會，以致聯邦政府接管該州政權，並造成回教黨脫離「國陣」。因爲該黨在巫人之中，一向便是「巫統」的勁敵，其所推行的「泛馬運動」，不僅主張馬來西亞應以巫人爲主人翁，且認爲巫裔回民的居地如泰南四府等，亦應併入大馬版圖，對「巫統」所主張的聯合各族執政，更抨擊爲將巫人權益出賣給華人，由三屆大選「巫統」所喪失的巫人選票都爲該黨所囊括，便不能不令人擔憂其退出「國陣」後，將成爲「巫統」在本屆大選中的致命傷。

在「聯盟」時代，「巫統」固然是執政黨的核心，到「國民陣線」組成後，各黨亦無不對它馬首是瞻，所以其本身的團結與否？勢必直接影響其他成員，但自胡仙翁繼拉薩克執掌黨政權力後，由於他首先捨棄「巫統」兩名副主席，任命馬哈迪爲副總理兼教育部長，以致資深的副主席農業部長拔巴一怒而掛冠，另一名副主席哈薩姆亦調離內閣，再加上中委兼「巫青團」主席伊德里斯，因嫉使黨員抨擊「巫統」而被開除黨籍，其所任的雪蘭峨州州長，亦因州議會的檢舉而遭到停職處分，遂引起「巫統」內部——尤其是青年團的軒然大波。^②

繼後又有「巫統」兩名閣員——勞工人力部副部長麥吉德，及科學工藝部副部長阿馬德，均被發現爲共黨滲透份子，且在被捕後供認不諱，乃引起了「巫統」內部一片清黨之聲，但另一派則認爲清黨適足以造成分裂，胡氏面對兩派的爭執，斷然決定清黨，顯示他已下定了清除黨內赤色份子的決心，以便矯正拉薩克對左派養癰貽患的錯失，然而此一決定勢必造成執政黨——「國陣」核心「巫統」內的動盪，難免令人担心胡氏將何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激烈選戰！

作爲「國陣」三大基石之一的「馬華公會」，在第三屆大選時，亦曾遭到重大挫敗。這是由于脫黨份子所組成的「民政黨」

註① 「馬來西亞大選與政局」，本刊，十四卷，一期，一九七四、十、十、拙著。

註② 「種族複雜的馬來西亞」、「紐約客」(New York)雜誌，一九七七、四、十八出版，沙普倫(Rabert Snuolen)撰。

，「正義黨」，以攻擊馬華公會出賣華人權益，以及誓為華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為競選宣傳，奪去了華人選民的不少選票。其後領導人陳修信退休，在新人領導下到上屆大選雖稍有起色，但在本屆大選之前，其執行秘書長陳見辛既被發現為共黨滲透份子，並在電視上供出他如何執行共黨交付的任務，用以影響黨的領導階層，已引起了黨內風波。其後「署理總會長」李孝友在年會中發言受阻，形成擁李與反李兩派展開舌劍唇槍，幾使大會流產而無法進行選舉，新的領導人雖已勉強選出，無奈派系之爭，仍然是餘波盪漾。

更重要的，是「巫統」與「馬華」，由一向的和衷共濟，已一變為暗鬥而演成明爭。如馬華領袖之一的李金獅慨然指出大馬華人的政治地位不容否定，並抨擊政府採取壓制華人政策，乃出于極端種族主義的錯誤觀念，在「馬華」年會的決議案中，又曾要求政府須讓華人分享土地、經濟、教育公平待遇，不能在消滅貧窮的努力方面置華人于度外，且指出以馬來語文為教學媒介，因而造成華人子弟升學困難的不滿，接着「巫統青年團」主席蘇米海即針對「馬華」的要求發表書面聲明：指責「馬華」某些集團的言論，已使「巫青」執委會經過討論，認為無法容忍，因為這些都是違反了各族領袖及執政黨的協議」^③如此針鋒相對的兩黨政爭，竟發生于作為「國陣」基石的兩黨之間，無怪乎其他成員黨的領導人，多在考慮是否應步「回教黨」的後塵？一般也認為「國陣」難免解體。

三 執政黨大選中的大捷

胡仙翁斷然決定的七月八日為大選投票日期後，對「國陣」各政黨的提名人數，經過協調而獲折衷，即已排除了重重阻力，衝破了執政黨內部的極大難關，其次是如何制止在野黨在競選宣傳上，不再以挑撥種族敏感為前提，由于馬共的統戰，自始即強調華人的政治地位為次等公民，必須向巫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對巫人的煽動，又指他們的貧窮，乃出于備受華人的剝削，必須以政治力量剝削剝削階級，方可求得經濟地位平等，在華巫兩族均有此成見的情況下，再經由兩族在野黨于競選期間大張旗鼓的宣傳——尤其在羣衆大會上，如「回教黨」攻擊「巫統」向華人出賣巫人權益；華人在野黨抨擊「馬華」為了保持權位，不惜將華人的權利一再犧牲，這對種族敏感的挑撥，便無異火上澆油。

共黨的挑撥，在羣衆大會中原易造成情緒的激動，再加上共黨滲透份子的推波助瀾，便更容易觸發種族衝突的怒潮，一九六九年大選時的「五一三」華巫兩族流血暴亂，幾乎一發而不可收拾，即是由競選宣傳所造成，至一九七四年的第四屆大選，由于執政黨在大選前便已擴大陣容，使華巫兩族在上屆大選脫穎而出的野黨——如「回教黨」、「民政黨」等多已納入「國陣」之中，所以能够平安無事，本屆大選，一向以抨擊「巫統」出賣巫人權益為競選資本的「回教黨」既已退出國陣；而在野的華人「民主行動黨」

註③ 「馬來西亞大選的隱憂」、「憲政思潮」季刊、一九七七、九月號偽「國民大會」發行、盧辛撰。

，又早已針對華人不滿于政府的新經濟及教育政策——祇顧確保巫人的經濟成長，使華人經濟反而受到抑制以及忽視華文造成華人子弟的升學困難——大聲疾呼為華人爭取經濟、教育上的平等，也和「回教黨」一樣，都可能在競選的羣衆集會中再度觸發種族衝突。

所幸吉隆坡政府以大選期間，適值馬共慶祝建黨四十週年，照例要升高暴亂，故曾加強戒嚴，并禁止集合羣衆從事競選宣傳，以免橫被共黨利用^④。基于理由堂皇正大，深獲大眾同情，乃使在野政黨都不敢不恪遵禁令，所以在競選期間，並未發生任何意外事故，而選舉的結果，「國陣」不僅可以蟬聯執政，且在國會之中，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多數議席，在十三個州議會，亦均有壓倒性的多數議席，其在國會及州議會的議席分配為：

在總數一百五十四席的國會中，「國陣」佔一百卅一名——其中九十四名得自西馬十一州；廿七名得自東馬兩州；在野黨共獲廿三個國會議席——其中以華人為主體的「民主行動黨」佔十六席；由巫人組成的「回教黨」佔五席；「砂人民機構」一席；獨立人士一席，在十三個州議會，「國陣」除在十個州均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而外，其餘玻璃市、彭亨、丁家奴三州，完全由它囊括，故所有各州政權，都在執政黨掌握之中。^⑤

四 國陣贏得選民歸向的因素

「國陣」在本屆大選大獲全勝的原因何在？據「巫統」總秘書長施努的分析：（一）選民政治意識成熟——他們把選票投給足以信任的政黨候選人，以便作為國家與個人前途的保障；（二）選民賞識政府致力確保安全所作的努力；（三）選民洞悉政治穩定乃國家發展的主要因素，唯有「國陣」繼續執政，方可使政治穩定；（四）「國陣」競選組織健全，使其他政黨望塵莫及；（五）「國陣」政府置國家及人民利益于政黨之上，不許觸及種族與宗教敏感問題，其忠誠態度，值得選民信賴。^⑥

此項分析，固然都有相當根據，因「國陣」自上屆大選執政以來，對防堵共黨顛覆叛亂，不遺餘力，所獲成果，亦屬有目共睹。例如對馬共武裝基地，不斷掃穴犁庭，造成叛亂日益縮入山區；又如對滲透潛伏的共幹，嚴加偵防，使巫人新聞文化界的鉅子，如沙末、伊斯邁、胡申、扎希丁，及「巫統」中委兼內閣副部長阿都拉阿末，和阿都拉瑪節等都次第就捕。他們都是為共黨負責在巫人之中製造與華人摩擦衝突的，至于馬華公會執行秘書長陳見辛等，又是在華人之中煽動大家向巫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的負責人

註④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六、廿、第五版。

註⑤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七、十、二版、及「南洋商報」、七、廿四、六版。

註⑥ 「國陣」大選獲勝的因素。「馬新社」特稿、一九七八、七、十四、吉隆坡電。

註⑦ 「新、馬面臨共黨滲透的危機」、本刊、十六卷、八期、一九七七、五、十、拙著。

⑦。自「國陣」政府將他們分別逮捕後，共黨的顛覆活動固然失去了主力；其武裝叛亂，亦以內應無人而降低。

我們認為除了上述原因促成了選民對「國陣」的信賴外，在競選以至投票期間，都能平安無事，更是由于共黨失去了主持製造種族糾紛的人。所以在野黨奉到政府在競選期間禁止舉行羣衆大會的禁令後，都能一體遵循。雖然共黨的滲透乃層層潛伏，大多是彼此隔離以避免牽連，馬共在各政黨的隱藏份子不可能被一網打盡，但由于北平在此一期間，正竭力拉攏「東協」，尤其企圖利用已與它建交的非、泰、馬三國，影響印（尼）、新和它復交建交，對大馬的本屆大選，自不能不約制其大馬造反夥伴，避免利用競選而製造種族風波。⑧

馬來西亞前總理拉曼所著的「五·一三種族暴亂因果」(May Before and After)一書中，曾明白指出：該次暴亂乃中共一手製造而成。並舉出北平不僅大力策動華人在野黨掀起選舉風潮，且從新加坡「中國銀行」撥出鉅款，經由吉蘭丹州工作人員交給「回教黨」作爲競選經費，以便奪取「巫統」的選票，從而推翻「聯盟」政權，所以他慨嘆地說：『馬來西亞境內那些不忠貞的華人，背後受中共的支持；中共也支持反「巫統」的那些巫人政黨……馬來西亞忠貞公民腹背受敵』。⑨因此，我們便不難了解大馬本屆大選，既然適值北平正以笑臉和平姿態籠絡「東協」國家唯恐不及，對馬共製造大選的暴亂，自不便于以支持，這便是吉隆坡能够獲得平安選舉的主因。

誠然，馬共經過大分裂後，其中一部份已靠攏越俄；且最近兩年來所破壞的巫人共黨份子之中，有兩名早經滲入「巫統」核心的內閣副部長，都是與蘇俄駐馬使館早有溝聯的要員。而在武裝馬共之中，亦有不少人接受過河內的訓練，在中共約制馬共不許在大選期間與風浪之際，蘇俄和越共又安肯袖手旁觀？但適于此一期間，北平與河內爲華僑問題形成了劍拔弩張之勢，莫斯科亦捲入糾紛的漩渦。爲了抵制中共向「東協」伸張，及破壞其反霸陣線的企圖，蘇俄駐泰使館既以公報聲明承認「東協」的實體，並支持其爭取的和平中立區；越共更派遣副外長范憲，經由日、澳、紐及「東協」成員國家，進行游說，表示河內不僅承認「東協」，且擬參加所標榜的東南亞和平中立區⑩。在此種情勢下，俄越自都不便支援其大馬夥伴破壞大選。

吉隆坡在大選一月之前，便已透露胡仙翁將有訪問北平之行，其外長利道丁並已定于九月間先赴大陸爲此行鋪路，可見中共必已發出邀請，而胡氏爲了清剿馬共——尤其在大選期間爲避免發生種族衝突而釜底抽薪，亦不便拒絕北平的邀約，但到大選前夕，俄越對「東協」籠絡的態度已經顯明，大馬外交部即正式否認胡仙翁預早有北平之行⑪。這便顯示大馬當軸斷不會爲了取悅中共而

註⑧ 「中共向東協伸展勢力的評估」、本刊、十七卷、十一期，一九七八、八、十、拙著。

註⑨ 『馬來西亞「五·一三」種族暴亂的前因後果』、拉曼著、一九六九、九、出版、「馬來前鋒日報」印行、行政院新聞局譯。

註⑩ 同註⑧。

註⑪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六、十六、及十七，均第二版。

觸怒越俄，這也正是大選後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環。

五 今後的外交動向

馬來西亞的外交，自獨立以來，便是追隨西方站在自由陣營立場，至一九六八年，由于華府已將越戰付予巴黎和談，大有放棄對東南亞盟邦協防之勢。英倫亦于此際宣佈即將撤退遠東防軍，不再承担新、馬防務責任，以致當時尚未建立國防部隊的大馬，面對着中共夥同北越公然支援馬共武鬥奪權，自難免人心震撼，政府當軸更加惶惶不安，雖然泰馬兩國領袖有意組成東南亞區域集體聯防，並以「東協」為組織的基礎，但又遭到了印尼的堅決反對，所以不得不將防阻中越共向大馬輸出戰爭的努力轉而求之于外交。

這一年吉隆坡政府派遣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拉薩克訪問莫斯科，馬俄亦就此建交，至于中共雖不斷經由香港商家企圖以大量購買馬膠，俾由開拓直接貿易而建立外交關係，但始終遭到了總理拉曼的堅決拒絕。他甚至在國會聲明：如果甘讓公然支援馬共武鬥奪權的中共在吉隆坡設有使館，適足作為它指揮其造反夥伴擴大顛覆叛亂的司令台，大馬安能引狼入室？所以在拉曼主政期間，其外策是決不與中共往來——包括對大陸的直接貿易。^⑫

一九六九年五月的大馬第三屆大選，使「聯盟」在選場上大受挫折，祇能勉強強蟬聯執政，已有充份證據顯示這是北平支持華巫兩族在野黨攻擊「巫統」與「馬華」的弱點所造成。至于由大選餘波所掀起的種族暴亂，更是北平向拉曼政府所炫耀的報復力量，又在此一時期，「巫統」內部「過激派」曾指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合時宜——未能與「不結盟運動國家」一致，以致拉曼自動退休。同時接替他主政的拉薩克立即放棄親西方外策，並參加「不結盟國家高層會議」，接着與北平由直接貿易而達成建交，乃使中共對「東協」五國的外交關係從此突破。

一般認為拉薩克在當政期間，始終受到了「巫統」內部新起的左翼份子所包圍，而這批「宮庭護衛」又嚴重影響了此一時期的大馬外交政策^⑬。這便說明了北平迫使拉薩克不得不與它建交的套索，不止于利用華巫兩族野黨的搗亂，且在「巫統」的領導層另有滲透份子和同路人裏應外合，迫使大馬當軸唯有一步步入其彀中。當然中共的企圖並不以達成建交為已足，更想將大馬及「東協」其他國家一併納入其反霸陣線，今年春間其外長黃華便曾有此聲言^⑭。胡仙翁雖不接納蘇俄以封鎖中共為首要目標的「亞安體系」，但在俄越為了抵制北平而以笑臉取悅大馬的今後，吉隆坡更不會靠近北平而踏入反霸陣線之中。

註⑫ 「馬來西亞新政府的外交動向」、本刊、十卷、第二期、一九七〇、十一、十、拙著。

註⑬ 同註⑫。

註⑭ 同註⑫。

大馬對「東協」在外交方面的決策，和其他成員國一樣，在近年來更加以集體的決定為依歸，在此一區域組織具有影響力最大的印尼與新加坡，既已決定不與北平復交建交，李光耀且已表明「東協」斷不願捲入中越共及蘇俄的糾紛，今後祇有竭力謀求與自由陣營工業先進國家的經技合作^⑤。這便是大馬新政府外交的基本方向，所幸胡仙翁上台後，除得力于新加坡的保安合作，藉新方供給的線索，將滲入巫人民族主義陣線以製造種族摩擦的共黨份子次第清除而外，且不惜冒着引起「巫統」分裂的危機，在打擊被稱為拉薩克的「宮庭護衛」之後，又斷然進行清黨，這使他今後轉回西方陣營，並平衡中越俄共的外策，更不致受到「巫統」內部的左翼壓力。

六 內政的重點與難題

至于大馬新政府的內政方針，也可窺見于大選的投票趨向，就巫人選民最多的西馬各州而言：「回教黨」一向都是「巫統」的勁敵，當大選前夕，「回教黨」突然宣佈退出國陣，一般多認為它必將奪去「巫統」的大批選票。誰知計票結果：「巫統」在西馬所獲得的國會議席，比上屆的六十一席更增加了五席，各州議席也都有增無減，反觀「回教黨」則一敗塗地，其所得的國會議席，由上屆的十三席一變而祇剩下了五席，且黨主席阿斯里里本人竟告落選。該黨在各州的競選，更遭慘敗。這顯然是由于一向支持它的巫族選民，都已轉而支持「巫統」。

「回教黨」之所以喪失選民信任，固然是由于內部分裂，使反對派所組成的「回教統一黨」和他對立有以形成，但最主要的，還是出于作為執政黨核心的「巫統」，在「第三個發展計劃」下，其所釐訂的新經濟政策，着眼于提高巫人的經濟地位，並以一九九〇年為期，達成讓土著（巫人）擁有國家經濟權益百分之卅；非土著（包括巫族以外的其他各族公民）佔百分之四十；其他外國人佔百分之卅的目標。

單就目前在西馬營業的各公司總資本額來看，其中外國股份資本佔百分之六十二點八；華人佔百分之廿二點八；巫人祇佔百分之一點五；印人佔百分之零點九；政府及其他佔百分之十二點七^⑥。以巫人所佔的比例如此之低，在短期內即須提升到百分之卅的比數，所以政府必須給予巫人特別的扶助。在提高所謂「馬來兒女」地位的政策下，政府所推行的大規模經濟扶助計劃，無不以造成巫人單獨受惠為目標^⑦。這亦說明「回教黨」一向強調以爭取巫人特殊權利而自居的競選宣傳，「巫統」都已透過執政黨付諸實施。此項經濟政策，既然已在本屆大選贏得了巫族選民的擁戴，以「巫統」為主而蟬聯執政的胡仙翁政府，勢必更加竭力推行。且

註⑤ 「中央社」新加坡電，一九七八、五、十二、引述當地英文「新民族報」報導。

註⑥ 「馬國華裔的經濟命運」、「中央社」吉隆坡「遠新社」航訊，一九七七、十二、十六。

註⑦ 同註②。

在大選後的內閣改組中，以策訂提高「馬來兒女」地位政策著稱的馬哈迪醫生（Dr. Mahathir Bin Mahamed），仍然以副總理兼任工商部長，其在即將舉行的「巫統」改選大會中，更將成爲無對手競選的署理主席。可見大馬新政府今後對扶助巫人經技術進步的計劃，勢必更加竭力推行。然而這項政策，將令廣大的華人都會被政府遺棄之感，且政府以龐大資金所設立「公共企業機構」，購買個別公司保留的股份，然後售給巫人，更將使華人工商企業，蒙受財雄勢大「公企」的壓力而無法抬頭。

政府致力于提高巫人經濟地位，如重組社會、消滅貧窮，大馬華人無不樂觀其成，但其在策略上不惜大力壓制華人經濟發展，及置貧窮的華人于度外，則不能不令華人感到憂惶與忿慨。在本屆大選中，代表華人在執政黨「國陣」中的「馬華公會」祇獲得十七個國會議席，比上屆減少了兩席；「民政黨」所贏得的四個國會議席，也較上屆減少一席，而以強調爲華人爭取平等的「民主行動黨」，却在野黨的地位，由上屆的九個議席，一躍而增爲十六席，成爲國會中最大反對黨^⑧。以上各黨議席的消長，便是華人選民不滿于政府新經濟政策的表現，也是新政府促進種族和諧的最大難題。

他如華人要求創設獨立華文大學，以便發揚母語文，及便于華文中學學生升學。「馬華」年會在要求教育公平待遇的決議文中，便曾舉出一九七七年度考入大學的新生總人數爲五、九五三人，華人僅佔一千人；但就高中畢業會考的成績看，華人則普遍優于巫人。顯然這是以馬來語文爲教育媒介的後果，所以一致決議必須堅決爭取華文獨立大學的興辦。預料今後這又是新政府爭取華人歸向的另一難題。

七 結論

「巫統」總祕書長施努已經指出：選民賞識政府致力于確保國家安全的輝煌成果，爲「國陣」在本屆大選獲得大捷的主要因素之一，誠然，自胡仙翁主政以來，無論在加強馬泰、馬印邊境聯防剿共方面，或與新加坡保安合作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而使滲透在各政黨及各階層的共黨份子，無不立即逮捕法辦，所以武裝叛亂的山區多被救平，社會已日趨安定。今後在聯防剿共與反滲透顛覆工作方面，勢必更加努力不懈，這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胡仙翁在大選前夕已經提醒國人，共黨的陰謀，在致力于破壞各族團結^⑨。且以華人爲主體的馬共，一直便是針對華人在政治待遇上的不平，從而煽動他們參加顛覆叛亂，以便重建各族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權，許多被它裹脅的華人，大半由于不滿遭受歧視，（並非出于信仰馬列主義），而發爲偏激言論，致被治安單位監視而逼上梁山，這便無異替共黨對他們的裹脅爲淵驅魚，與確

註⑧ 「大選後的馬來西亞政局」、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七、十三、二版、董亞南撰。

註⑨ 「南洋商報」、一九七八、七、六、五版。

由於共產國家忽視農業與農業制度的不合宜，致使農業長期不振；大部分東歐經互會國家成爲長期的糧食進口者。這一現象，短期內難望改善。

除羅馬尼亞外，東歐各國在能源上幾乎也成了蘇聯的附庸，蘇聯向東歐各國的輸油管、燃瓦管、電力網，也許同武裝力量一樣，成爲控制東歐的工具。不過，蘇聯在能源方面，尤其是石油，能否長期供應東歐，大有問題。

東歐經互會國家爲解決經濟發展上所遭遇的困難，而與西方進行貿易並高舉外債。雖然此舉有助部分問題之解決，但在外債累疊的壓力下，又產生了新的經濟負擔。目前，尚難尋求解決之道。

經互會既未達成蘇聯所預期的經濟整體化，對集團內的種種難題也缺乏解救良方，這也是東歐經互會國家逐漸與西方工業國家乃至開中發國家擴大經濟接觸的基本原因。

——上接第36頁——

保國家安全之鵠的，實屬背道而馳。

在本屆大選揭曉時最受人注視的，爲以共黨嫌犯遭受政府逮捕，至今仍在拘禁中的「民主行動黨」兩名國會議員候選人——陳國杰和陳慶佳，居然都以高票當選。按大馬的「內部安全條例」規定，任何共黨恐怖份子及其同路人，治安單位都可逮捕並無須起訴或審判而予以無限期的監禁，此二人便是上年和「巫統」兩名副部長及「馬華」執行祕書長等併案被捕的，雖據官方宣佈所有被捕者都已供認爲共黨工作，但他們兩人則拒不追隨同案被捕者上電視招供^②。由此二人仍被「民行黨」提名爲國會議員候選人，且贏得選舉的事實來看，這如果不是否定政府的「安全條例」；便是公然同情共謀或其同路人，且更表示華人爲了爭取待遇公平，已無視于致力于此者是否共黨份子。

胡仙翁政府所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如何才能符合促進民族團結的要求？馬華前總會長——也是連任過三屆內閣財經首長的陳修信已明白指出：「華人社會沒有反對新經濟政策的概念，但反對它付諸實施的方法」。他建議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高層委員會，由首相或副首相担任主席，並有私人企業代表參加，藉以坦誠討論在新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如何防止偏差，及消除不滿情緒？此項建議^③，倘予採納，則大馬新政府今後施政的兩大重點——實施新經濟政策，及促進各民族和諧以便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當可順利完成，而共黨顛覆份子，亦將無機可乘了。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馬來西亞「前鋒日報」、一九七八、七、十四、一版。